三江月／博物／

责编/乐建中 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2022年9月25日 星期日

棘胸蛙

北仑姬蛙

蛙类隐身术

□张海华 文/摄

最近，晚上得暇，一直在整理以前夜拍的照片，偶然看到去年9月初在四明山清源溪中拍的棘胸蛙图片，顿时觉得十分好玩：它当时为了躲避我，悄然潜伏到了水面之下，结果形成了极好的保护色，难以被发现。如果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就是我自己拍的，恐拍一眼看去，都不会发现图中有一只硕大的蛙呢！

其实，多年在野外拍摄两栖动物，我还真见到过不少蛙类的“隐身术”。现在，就整理出来，在此与大家分享。

1 棘胸蛙和我“捉迷藏”

先来说说棘胸蛙跟我“捉迷藏”的故事。

棘胸蛙，俗称石蛙，绝对是中国蛙类中的“大块头”，无论是体长还是体重，都名列前茅。其成年个体的体长可超过12厘米，甚至达14–15厘米，连以硕大著称的中华蟾蜍都会自叹弗如，堪称“山蛙之王”。

棘胸蛙喜栖息于植被茂密的山区溪流中，白天隐藏于石缝或石洞中，晚上出来觅食，捕捉昆虫、马陆、小蛙、小鱼等。不同个体的体色相差很大，有的棕黄，有的黄绿，有的棕色偏黑，也有的明显偏红，通常跟其生活环境中的岩石的颜色一致，形成良好的保护色，所以俗称“石蛙”倒也名副其实。

可叹的是，棘胸蛙还有一个俗称，即“石鸡”。为什么这么叫呢？就是因为身体肥硕的它们肉质鲜嫩，且民间传说具滋补作用，比鸡肉更味美，因此在旧时属于著名的“山珍”之一。这导致长期以来野生棘胸蛙被大量捕捉，种群数量骤减。目前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将这种蛙列为“全球性易危”物种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情况继续恶化，那么将很快成为濒危物种。

棘胸蛙体形大，但并不是“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”的蠢然一蛙。多年来，我说不清已跟棘胸蛙打过多少次交道，就觉得这家伙非常聪明，很会“审时度势”，及时隐藏或脱逃。可以说，石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蛙类，没有之一。下面讲两个小故事。

2014年夏天，我独自到余姚大隐镇的山区溪流中夜探，忽见右前方的石头上蹲着一只很大的棘胸蛙，但见它很神气地昂着头，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。谁知，当我稍稍靠近，它立即就感觉到危险的逼近，迅速缩脚低头，趴了下去，整个身子呈扁平状，与底下的落叶贴合在一块。这一招，叫做“就地趴伏”，是很多蛙类避敌时的通常做法。当它们感觉到危险临近但又不是非常急迫时，往往会先就地趴下伏低，然后再看情况，选择跳跃逃跑或就近钻入石缝等隐藏处。

于是，我蹑手蹑脚走过去，先挡在了它的正前方，以免它跳入前面的水潭中。拍了几张，我侧身去拿放在包里的另外一只闪光灯，谁知就在我移动的一瞬间，就听到了很响的“扑通”声——原来，这聪明的家伙，准确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时机，起身飞跃，落入了一汪碧潭。

2021年9月初，我到四明山的清源溪中夜拍，在溪中近岸处一块较平整的地方，见到了一只棘胸蛙，它当时蹲在一个小水洼里，露出了大半个身子。小股的清澈溪水从它身边流过，波纹跃动，水光潋滟，安静而美好。我干脆坐了下来，慢慢拍，反正看这里的地势，它逃不到哪里去。

谁知，当我喝了一口水之后再抬头，却惊奇地发现眼前的棘胸蛙竟然已经凭空消失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根本没有听到它跳动的声音，咋可能就不见了？我在方圆两米左右内仔细寻找，不见踪影。后来，再低头看棘胸蛙原本待的地方，忽觉有点异样，定睛细瞧，呀，原来它还在原地，根本就没有移动过！跟此前唯一的不同，是棘胸蛙将整个身子都缩到了水下，它背上的斑纹与水纹、石纹浑然一体，难分彼此。若不是它那十字型的瞳孔十分有辨识度，我险些就找不到了它！

2 蛙类“隐身”，各有妙招

分享完了自己和棘胸蛙“斗智斗勇”的小故事，顺便也给大家介绍一些别的蛙类的“隐身术”。

首先“有请”姬蛙出场。姬蛙的“姬”，就是“微小”的意思。宁波常见的姬蛙有饰纹姬蛙、小弧斑姬蛙、北仑姬蛙这3种，它们的体长都只有2–3厘米，扁平的小身体几乎呈等边三角形，头部又尖又小，眼睛更是只有芝麻大一点。如果不注意的话，恐怕会误以为是一小片泥块。

我的朋友告诉我，在浙江湖州的方言里，姬蛙被称为“泥咕嘟”，就是因为人走过时只能看到一块“泥土”跳进水中，“咕嘟”一声不见了……是的，姬蛙只要躲在泥土或草丛里不动，几乎是不可能找到它的。比如说，北仑姬蛙（正是以宁波市北仑区这个地名来命名的）有个绰号，叫“迷彩姬蛙”，意思是说它花纹多变，隐身效果好。有一次，我把一张趴在落叶层中的北仑姬蛙照片发到朋友圈里，考考大家的眼力，结果多数人难以找到。相对而言，在春夏蛙类繁殖季，当姬蛙的雄蛙大声鸣叫时，才相对容易发现它们。

再来说一种长相奇特的角蟾，即道济角蟾。2021年，在国际学术期刊上，道济角蟾作为新种被发表。这种比姬蛙大不了多少的角蟾，最初就是我在四明山里发现的，后来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，才在后续研究中将其作为全球新物种发表。说起来，当时为了寻找它，可真是费了不少劲。后来，哪怕是已经在溪流里听到它的叫声了，但还是难以找到。这是因为：一，它的保护色本身就非常好，当它受惊趴伏在地面时，几乎不可能找到它；二，它的鸣声难以被准确定位，很多时候明明听到它就在身边边鸣叫，可就是觉得这声音飘忽不定，找不到究竟来自哪里。

天台粗皮蛙、武夷湍蛙等溪流中的蛙类也是一样。天台粗皮蛙全身的皮肤都很粗糙，颜色也跟岩石一样。有一年7月，我到溪流中夜拍，老远就听到了天台粗皮蛙在鸣叫：“咽、咽、咽。”可是走过去一瞧，却一只也没看见。后来，终于看到一只天台粗皮蛙低伏在溪石的凹陷处，其皮肤的质感与岩石完全一样。

上面说的几种，它们的肤色以土黄、棕褐之类为主，跟地表颜色接近，而中国雨蛙的体色尽管貌似比较鲜艳，但同样是隐身高手。生活在植物丛中的中国雨蛙背部绿色，腹部两侧至大腿分布着黑斑，这些都形成了良好的保护色，与植被浑然一体。它们白天常在隐伏在树叶背后，四肢收拢，一动不动如熟睡状。如果不是无意中看到，恐怕还真难以找到。

其实，刚才说的那些蛙类所具有的保护色，都只能说是很平常的。我见过别人在华南地区拍的一种棱皮树蛙的照片，才真的要为之叫绝。这种树蛙的皮肤外观简直就像是苔藓、树皮、岩石的混合体，可谓完美地模仿了热带森林中自然环境。真期望有一天，我能在野外亲眼见到这种神奇的树蛙！

道济角蟾

投稿E-mail：ljz@cnnb.com.cn